



邂逅霭里最美的晨雾

■ 刘斌（安徽）

当霭里还在睡梦中轻轻低语，那缕薄雾如轻纱般悄然降临，将山村温柔地包裹。她是大自然神秘的画笔，在山间挥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画卷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初冬的霭里村，漫山遍野的枫叶似火，金灿灿的菊花点缀其间，与徽派村落交相辉映。透过那缕薄雾，远处的山峦宛如娇羞的少女，隐匿在白沙之后，只露出隐约的轮廓。落羽杉挺拔而立，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深情的土地。霭溪河蜿蜒流淌，宛如一条洁白的缎带，串联起古桥、古树、古井、古道和古老的村落。漫步在这乡间小径上，仿佛穿越时光，走进了世外桃源。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雾霭中的清晨，霭里披上了薄如蝉翼的面纱，万物蒙上晶莹的露珠。邂逅霭里的“零露漙漙”，好似邂逅《诗经》里的女子，闯进一幅婷婷袅袅的水墨画。晨雾弥漫在山谷间，缓缓流动，时而聚集成团，时而又分散开来，如同一群调皮的

小精灵在林间嬉戏。远山如黛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，一切都变得更加安静而平和。鸟儿清脆的鸣叫声和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清香，让人的心灵瞬间得到净化，暂时忘却了生活的烦恼。漫步在氤氲的晨雾中，每一步都像踏在云朵之上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是大自然的恩赐。

随着太阳逐渐升起，金色的光线开始穿透晨雾，洒落在树木和草地上。此时的雾不再是单一的白色，而是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，与周围的山峦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。村民们开始了他们一天的生活。有的挑着水桶去井边打水，有的去浣衣，有的扛着锄头走向田间。

霭里村，位于安徽芜湖南陵县，由格里和格外两村合并而成，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和皖南的“香格里拉”。村子因常年云雾缭绕，宛如人间仙境，故得名“霭里”。仓里中心村历史悠久，发端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清，因仓廩充实、民风淳朴、尚礼崇仪而闻名。相传诗仙李白曾到南陵小格里留下《山中问答》：“问余何意

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诗中的碧山，正是今日的岑山，位于霭里村与泾县、青阳县的交界处。芜湖市首个乡村书房——“自闲书社”，就是取自李白《山中问答》中“问余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”中的“自闲”之意。李白钟情芜湖，更偏爱南陵，曾先后来南陵寓居三次，创作咏南陵的诗歌共有 26 首。其中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广为流传，至今仍妇孺皆知。

沿着格里路前行，首先遇见的是桥头村。这里卧着两座桥：一座名为“诗仙桥”，一座名为“罗隐桥”，桥下流水潺潺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。相传罗隐的父亲曾在南陵任过梅根冶炼官。罗隐去石台，在一座“上七下八”的“高岭”下寻着了正在那隐居的杜荀鹤，方知张乔已经去世多时。此后，罗隐就一直在皖南的一个叫梅根浦的地方隐居下来。至于当年的梅根浦是否就是今天的小格里还有待考证。仓里

路、诗仙桥、罗隐冲、状元村、母子井、方圆亭、自闲书社……每一个角落都是时间留下的印记，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油画。

告别桥头村，继续前行，便来到了霭里最早的美丽乡村——大木山村。大木山从多年前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，发展乡村旅游，重点打造了十里画廊，用四季不同的鲜花景致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在霭里的五个中心村里，仓里村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民俗和农耕文化。每年腊月二十三会举办“村长有约——到霭里过小年”民俗节活动，春耕秋收时还有“社日”、“春祈秋报”仪式，这些活动让人们找回儿时过年的热闹景象，感受浓浓的乡村年味。在仓里村的村口，矗立着两眼清澈的“母子井”，始建于明代，上千年来一直为村民提供用水保障。来仓里旅游，最值得参与的是丰富的民俗活动，品尝霭里“八大碗”，这是热情好客的霭里人宴请亲朋好友、招待远方客人的传统习俗。老鸡汤、红烧小河鱼、霭里小炒、狮子头、仓里子糕等组成的“八大碗”，不仅是一

顿美味佳肴，更是一种传承千年的情感纽带。

沿着主路一路向前，便走进了格里胡村。这里位于岑山脚下，与青阳、泾县隔山相望，村中古树森森，流水潺潺。如果说仓里村是大家闺秀，声名在外，那么格里胡则宛如小家碧玉，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玉，清新婉约。

“霭里，爱你的地方”，一颗皖南遗落的明珠，天然去雕饰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宁静与和谐的气息，每一处景致都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。古老的村落与现代农业文明相结合，潺潺的溪水在吟唱悠远而绵长的歌谣。

当我踏上归途，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期待。望着车窗外渐行渐远的山水，这个被雾霭眷顾的小镇，一草一木的清香，一砖一瓦的古朴，犹如初见在水一方的佳人。晨雾中的霭里，像一个天然氧吧，悄悄地弥漫在我的心里，恍如隔世……

樟魂绕乡梦

■ 彭昱生（安徽）

安徽省桐城市孔城镇九年村草原组，这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角落，于我而言，却是心尖上滚烫的乡愁归处。乙巳年的春日，阳光将温暖肆意播撒，我像被丝线牵引的风筝一般，有幸来到这片美丽的乡土，赴一场与四十年老樟树的春日约会。

踏上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蜿蜒小道，路旁的野草野花、金黄金黄的油菜花率先欢腾起来，像是在热烈欢迎久别归家的游子一般。还未真正踏入老屋的地界，那缕恍若熟悉而又醇厚的樟木香，便悠悠地钻进了鼻腔，瞬间驱散了我一路的疲惫，仿若儿时母亲温柔的轻抚，慰藉着人的心灵。

抬眼望去，那棵傲然屹立了四十多个春秋的老樟树，宛如一位坚毅的戍边老将，威风凛凛又饱含深情。它粗壮的树干需两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，岁月镌刻下的深深纹路，犹如一部无字天书，诉说着往昔的风雨沧桑。五个粗大的枝桠向着天空肆意舒展，繁茂的枝叶层层叠叠，将天空切割成细碎的蓝绸缎，日光透过缝隙倾洒而下，洒下一地斑驳的金晖，仿若梦幻的光影舞台。

我缓缓走近老樟树，抬手轻抚那粗糙却又充满生命力的树皮，往昔的记忆如决堤的洪水，汹涌奔腾而来，我的思维

很快回到了难忘的童年，我浮想联翩：每当夏日骄阳似火，村里的男女老少总会齐聚在这棵大樟树下纳凉，她像一棵参天大树护佑着当地苍生……

在大樟树下，老人们摇着蒲扇，讲述着从老一辈口中听来的奇闻轶事，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英勇事迹，有狐仙鬼怪的神秘传说，也有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，孩子们或坐或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听得如痴如醉；妇女们则围坐一团，手中飞针走线，纳着鞋底、缝补着衣裳，偶尔几句家长里短，惹得众人阵阵欢笑。大概那时的大樟树，是村子里社交的中枢和纽带，是欢声笑语的汇聚地，承载着最质朴纯真的人间烟火气。

春日的微风轻拂，让人感到温馨、感到惬意、感到舒畅，樟叶沙沙作响，似是在低吟浅唱，又仿若在向我们诉说着从老屋走出去的杰出乡友与它的不解之缘。这位老屋的主人之一，也是守护了大樟树数十年的贵人，初见他时，给人第一印象是精神矍铄、刚柔并济，我感觉他很随和幽默、平易近人的样子，让我们一下子就贴近了距离……

言谈中，我感觉主人对这棵老樟树情有独钟，更是呵护备至，仿若它是自己的至亲至爱，每次回乡，他总是仔仔

细细地为樟树刷去树干上的青苔与虫卵，那专注的神情，如同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；他还常常绕着樟树踱步，时而驻足，用手丈量着树干的粗细变化，目光中满是关切与期待，那是他对樟树成长的悉心追踪，更是心中恋恋不舍的一种情愫、一种向往……

与樟树并肩而立的，是大门前那片洋洋洒洒、苍翠欲滴的竹林，那郁郁葱葱的青翠竹林，从老屋门前一个碧波荡漾的池塘边层层叠叠往上延伸生长，一团团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绵延不断，枝叶相连，就像一个大家族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。修长的翠竹节节高升，如利剑般直插云霄，竹叶在风中摇曳生姿，沙沙的声响恰似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。

在竹林的边缘，几株紫藤花依傍着竹枝蜿蜒而上，编织出一片如梦如幻的紫色花海。春日里，紫藤花热烈绽放，一串串花朵垂挂而下，宛如紫水晶雕琢而成的珠帘。微风吹过，花瓣簌簌飘落，仿若下了一场浪漫的紫色花雨。漂亮迷人的紫藤花吸引着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捡拾起飘落的花瓣，夹着母亲用针线串成美丽的花环，戴在头上，仿若自己成了花中的仙子，满心欢喜地在樟树下、竹林间奔跑跳跃，笑声在风中飘散，久久回荡在主人老屋的

上空……

老屋的后院，一方静谧的水塘倒映着天光云影，水面仿若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将院子周围的景致都尽收眼底。靠近老屋的墙角，一口古朴的锅灶静默伫立。它的灶膛口黑黢黢的，仿佛能吞噬一切黑暗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锅灶总是热气腾腾的，火星在黑暗中明灭闪烁，映照出老屋主人沧桑却又坚毅的面容。那时的时光，简单而又美好，满是生活的温度。

如今，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九年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村庄的许多老屋翻重新重建，水泥路取代了泥泞小道，年轻人大多奔赴城市追寻梦想，村子里渐渐没了往昔的热闹喧嚣。但这棵历尽沧桑的老樟树、这片竹林、紫藤花、水塘和锅灶，还有那棵年轻的银杏树，却依然坚守在这里，它们仿若时间的忠诚卫士，守望着过去的岁月，承载着凯旋归来的游子们沉甸甸的乡愁。

我久久站在大樟树下，望着眼前熟悉又略带陌生的景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那些与老屋主人共度的时光，与儿时玩伴嬉戏的场景，如幻灯片般在脑海中不断放映，虽然老屋主人的老父亲已离世多年，但他的身影、他的精神，却如这棵大樟树的香气，弥漫在老屋和村子的每一寸空气里，从未消

散。

夕阳的余晖渐渐染红了天际，给主人的老屋、给樟树、给竹林、给紫藤花、给银杏树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我带着满心的眷恋，缓缓踏上归程，脚步似有千斤重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这片土地、这些记忆，就像烙印在灵魂深处的图腾，永远是老屋一家人在喧嚣尘世中的心灵慰藉，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愁归依。下次春日，我定还会再来，仔细聆听樟树的低吟，重拾老屋主人那些遗落和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
我在与老屋主人的交谈中得知，老樟树俨然成为他心中如诗如画的美景、温婉动人的风情、更是深厚悠久的家族文化。它就像一杯自家酿制的美酒一般，只需浅尝一口，就让人沉醉其中，久久难以忘怀，永远留在老屋一家人记忆的深处，成为最美的一种眷恋和情怀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老屋主人这份对老樟树的深情，已经成为浓浓的乡愁，都会如同陈年老酒一样，愈发醇厚，历久弥香，更加芬芳。

参观高兴之余，我情不自禁的吟诗一首：春临旧宅探幽奇，樟立庭前四十期。翠盖擎天撑岁月，繁枝蔽日写传奇。风摇叶动闻兵鼓，影落阶生忆战旗。默守残垣经世换，沧桑尽阅韵成诗。